

# 憶三叔李濟博士

黃英烈

「我們考古的人，不能家藏古物，據為私有，因為古物是屬於國家的。」

——李 濟

## 考古人類學的成就

民國六十八年（一九七九）八月一日三叔李濟（字濟之）博士在臺北去世，適筆者在美國訪問，未能親至靈前叩祭，心內愧疚，莫可言宣！三叔生於一八九六年六月二日湖北省鍾祥縣，享年八十三歲。我與三叔不僅是同鄉而且住在一條街（鍾祥縣中菓園），他的尊翁太烟伯李權（字巽孚）先生是先父黃公祖慈幼年的老師，因為姻親關係，自先祖父起即往來密切，李權太烟伯也是一位飽學之士，攻詞章，嫻舊學，民國初年在內務部任科長多年，暇時課三叔詩文，夙慧異常見。三叔十四歲，就讀清華學堂（即清華大學），民國七年夏畢業，即負笈赴美，初入克拉克大學攻心理學，後學社會學，得碩士學位，民國十年至美國哈佛大學攻讀人類考古學，得該校哲學博士，時年二十有六，回國後據三叔告知先教書後受中央研究院總幹事丁文江先生的賞識，入該

院研究，歷任主任秘書、院士兼歷史語言研究所長，平時研究著述，數十年如一日。

民國十八年秋，三叔在河南安陽掘發一批古物，經過他的鑑定發表多篇中英文論文，例如安陽發掘與中國古史問題（中院集刊第四十本一九六八年），再談中國上古史的重建問題（中院集刊第三十三本一九六二年），殷墟銅器五種及其相關問題（中院集刊紀念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一九三三年）及 *Studies of Hsiao-tium Pottery—Yin and Pre-Yin*（中院院刊二輯上冊一九五五年）。尚有多篇論文未能一一刊出，他的發現，改寫了中國上古史，揚名於海內外。三叔一生考古以安陽掘發古物收穫最豐，對中國古代史貢獻尤大。他一生最重要的著作計有（一）專書八種（二）譯述一種（三）論文（中英文）一百零二篇（四）譯述四種（五）書評與介紹六篇。詳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四十周年紀念特刊（民國五十七年十月）在該刊中，三叔的著作列為首篇，顯示著作最多，價值最大，對中國歷史文化的貢獻為學術界人士所共知（至於五十七年以後的著作未列入）。筆者不懂考古學，祇知道歐美的考古學

家經常有信向他請教，他也常去歐美及澳洲各大學講學。故宮博物院在外雙溪開始展覽時，該院所排列的學術講演，第一次便教請三叔以英文發表有關古物的講演，當時聽眾多為國內外知名的學者專家，轟動了學術界。三叔不僅是國內的知名學者，亦享譽歐美各國。

## 治學名言漢玉軼事

三叔一生研究考古學，兩袖清風，生活艱苦。他有一句名言為學術界人士所敬佩的：「我們考古的人，家裏不能藏有古物，據為私有，因為古物是屬於國家的。」由於他是考古學的權威，所以這句話發生了極大的影響。在他一生考古的過程中，無論在大陸或臺灣，如果任取一件掘自地下的古物，拿到國外去賣，他的生活雖不敢說富有，也絕不會到晚年那樣清苦了。他的高風亮節，讀書人的本色，譽為學術界的楷模委實當之無愧。

三叔治學的精神，異常嚴謹，令人敬佩，每一論點，必有出處，常因某一疑問而找不出根據，停筆很久俟覓得答案後，才下定論。所以他每

一篇著作是鐵的事實而無可非議。一件古物出土，假如沒有文字記載，誰能判斷是屬於那一個朝代？他有辦法引經據典找出答案來。有一次他的夫人（陳啓華女士）是我的三嬸告訴我一件事：有一位商人，拿了一塊名貴的古玉，登門請三叔鑑定朝代，打算拿到外國去賣，並願付高價作鑑定費。三叔問他那件東西是公物還是私有，如果是私有，他不是珠寶商，不願鑑定。如果是公物，他樂意找出年代來，對方說：「是私有，但因珠寶商鑑定不出來。」三叔說：「請恕我無能為力了。」由這件小事證明，三叔公私分明，不貪小利，其實三嬸告訴我，那時家裏確實沒有什麼錢，她說三叔一生廉節自守，不貪非份之財。後來我問三叔：「那塊古玉究竟是那個朝代的。」他說：「確實是漢代的，假如我鑑定了！那個商人會拿我作宣傳，我豈不成了珠寶商的老板？我收了他的錢，也丟了我們考古界的人格。」三叔平生除研究考古，埋頭著述外，無任何嗜好。我每次到他家裏，他總是在書房裏寫作，有時趕稿件，就要三嬸和我聊天。遇到他有興趣時，就要我陪他兩老玩我們家鄉的紙牌（即上大仁，田己己，化三千，七十仕……），那副紙牌有五十年歷史，也算是他家惟一的古董了。誰贏了錢，就在溫州街口買點心吃。有時天晚了不能回基隆，就在他家住宿。我爲了要以英文寫一篇「中國文字的藝術價值」的論文，想了解一些中國文字的變遷史，向他借了一些古籍，其中有很多圈點。可見三叔讀書一點也不馬虎，這正是他研究有成的主要原因。我在臺灣能重逢這樣一位博學多聞的長親，也算是我

一生治學最大的幸運。

### 與趙元任談詞譜音韻

在他家裏，他介紹我熟識了許多學者專家，聆教良多，獲益不少，使我一生難忘，如音樂兼音韻學家趙元任先生。因爲我幼年在北師大主修外文兼習音樂，我請教他兩個問題，傳聞他作的「教我如何不想她」這首歌，是爲趙麗蓮教授寫的，他笑着說：「那有這回事，實在是無稽之談。」我研究他的歌曲所以受歡迎，是因爲曲譜與歌詞配得恰到好處，我問他：「歌詞中的平仄與作曲中的七個音階（do, re, mi, fa, so, la, si）的配合是否有密切關係？」他驚奇地說：「從來沒有人問我這個問題，你是否也懂音韻和作曲？」我說：「知道一點而已，因天資愚魯，愧無一成。」他說：「確實有關係，歌詞上的每一字的平上去入，有輕有重，有高有低，要配合曲譜上的高低和強弱，是一件難事。」他曾受三叔之託，寫了一本「鍾祥方言記」。筆者在中研院影印一本。三叔又介紹甲骨文專家董作賓先生（字彥堂），幾次聆教，使我對於文字演變的情形，得到更多寶貴的見解。相繼介紹民族學家芮逸夫先生（去年已當選院士）、經學家屈萬里先生、史學家沈剛伯先生、姚從吾先生等，向他們專家請教，解除了我心中多年的疑難，聖人云：「朝聞道，夕死可也。」濫竽教界，逾四十年，課餘之暇，埋首案頭，不知老之將至，反而學習興趣，不減當年，他們努力不懈的精神，鼓舞了我研究學術的勇氣。

### 婉辭院長不赴國外

民國卅七年大陸淪陷前，中央研究院奉命播遷來臺，所有重要文獻檔案，標本儀器，由三叔督促裝箱運臺，政府派兵艦護送，他的侄婿張秉權妹夫，也是甲骨文專家，還有他的胞侄李光宇表兄（已退休住南港），均協助搬運事宜，費盡心力，使公物毫無損失，對保存國家古董，貢獻甚大。抵臺後中央研究院初借臺大醫學院，部分古物疏散至楊梅，當時三叔在臺大創設考古系，住臺北溫州街臺大宿舍，每月必至楊梅清理檔案、文獻，適舍弟祥烈亦住楊梅，無意邂逅，喜出望外，後因楊梅離臺北太遠，經院長朱家驊先生籌劃遷移至南港現址，朱院長辭職後，由三叔代理院務，嗣後先總統 蔣公召見三叔，請其繼任院長職務（中研院屬總統府），三叔以研究學術爲畢生志願，予以婉謝。據筆者所知，當時三叔生活非常清苦，在代理院務期間，有許多不必報銷之特支費，也一文不取。三叔以學術爲重，不慕名利，他的清廉和人格，可見一般。在那時他的老友胡適、趙元任先生均在國外任教，我知道有些國外大學請他去教書，我問他爲什麼不去，他說：「在國外教書雖較國內待遇優厚，但培養的是外國青年，我從無名利心，目前國家處境艱難，到國外去有什麼光榮？不如留在國內培育後輩青年，以掘發古代文化。」這也是三叔愛國家愛青年偉大的地方。

### 關心故鄉重視文獻

三叔的家庭是湖北鍾祥縣的石門世家，太姻伯李權先生，道德文章，譽滿士林，熱心公益，為鄉邦父老所共仰。他老人家於民國廿六年在南京主編了「鍾祥縣志」，在臺灣湖北同鄉會在萬羅煌（字武樵）先生領導之下，向內政部借取湖北各縣縣志，託請學生書局影印，又承湖北文獻社劉先雲先生暨各位同仁，多方贊助，諺云：「愛國

必始於愛鄉。」這實在是一件百年不朽的工作，中共竊據大陸，後輩青年對於家鄉的風土習俗，一無所知，將來光復大陸後，回到故鄉，親友們必有「笑問客從何處來」的趣事重演。三叔不僅家藏一部，並要我多介紹同鄉，買給後輩子孫看，他說：「樹有根，水有源。」希望同鄉晚生不要忘本。他對家鄉的情形一點一滴記得很清楚，

# 高山景行

高化臣

戴運軌仲甫先生來台之後，即參加國立台灣大學的接收工作，並任教於該校，同時並在當年的省立師範學院兼主教席，其時我正在師範學院服務，兼主總務，晤面承教的機會雖較少，然心儀已久。至四十二年冬間，我應台大之聘，任教於法學院，並兼總務長，得以經常與戴先生接觸和請教，深佩其謙謙君子風範。

先生早年留學日本，入京都帝大專治物理學，而化臣也是出身京都帝大，忝居先後同學之末，偶敘東瀛舊事，倍感親切。

先生是教育界、學術界的前輩，更是物理學的權威。其在台大兼任教務長和物理學系主任，都是在接收之初，所費心力，自不待言。其後國立清華大學在台復校，首先籌設原子科學研究所，梅校長月涵先生請戴先生主持所務。從此奠定了我國原子科學研究的基礎。中央大學復校，先行成立地球物理研究所，先生又出任所長，繼由研究所擴展為大學部的「國立中央大學理學院」，續任院長。原在苗栗二平山的所址，土地面積不過三甲，難敷擴校之需，先生力排萬難，最後選定在中壢的現址，完成遷建的艱鉅工作。今日的中央大學，聲宇巍峩，氣象萬千，先生之首功將永著史冊。

我和先生的公誼私情，有一段往事，不妨在此一提，以誌感念。

記得民國四十一年間，我辭離師範學院職務，受命前往大陳島任職於浙江省政府一年，至四十二年返台。其間，台灣大學要聘請一位總務長，聽說在某次校務會議中，當時的錢校長徵詢大家的意見，戴先生首先提到我。而校長錢公思亮先生的用人行政，一本大公，欣然接受了戴先生所提到的這位「陌生人」，其時我正在大陳，尚不知情，直到四十二年返台後，錢先生枉駕過訪，我才粗略的了解這段經過。人生際遇，有時雖說是機緣，而前輩們的獎掖後進，不遺餘力，由此亦可以窺見一斑。

先生壽登大耋，福備考終，夫人賢淑持家，一門俊秀，百年乘化，可謂無憾。追懷往事，百感交繁，非此短文所能抒其萬一，僅略誌高山景行之思而已。

時常講給我聽，我的先曾祖、祖父、叔祖，都是前清翰林，曾封光祿大夫，鄉里譽為父子、兄弟、叔侄翰林，也是世家。他講了許多我祖先的故事，並要我查閱「鍾祥縣志」，勉勵我多研究學術，以繼祖志，實在使我永不忘懷。我們家鄉是地多人少，佃農與地主是對半分租，可稱魚米之鄉，飲食方便，非常精緻，每日早點，有各種不同的饅餅及點心，不亞於北平。另有一種「盤籠菜」很馳名，與湖北黃陂的肉糕相似，異常可口。三嬸擅長烹飪（同鄉人會的不多），在他家吃過兩次，五十年來未嚐過，不知道將來回家後，還有沒有機會吃到。

## 妻賢子孝繼志有人

有人說：「一個偉大的藝術家，他的背後必有一位賢能的太太來輔助」。三嬸實在是當之無愧。舉凡相夫教子，家庭操作，不須三叔費一點心力，他的時間，全部花在研究學術方面，對家裏的瑣事，一概不問，全由三嬸承擔。三叔在考古上的成就，應該歸功於他那賢德而能幹的我的三嬸的幫助。

三叔的長子光謨，淪陷大陸，次子光周表弟，以優異成績畢業於臺大考古系，後至美國亦攻人類考古學，得博士學位，現在臺大任教。光周表弟，事父至孝，在三嬸於民國六十四年去世後，三叔患病時，光周表弟，在美畢業論文未交，先行返臺照顧。父慈子孝，子繼父志，衣鉢有傳，三叔實在是福壽全歸，也必會含笑於九泉之下了。